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

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

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
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
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
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
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
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大夫結昆弟其勢宜

聽則是斷匈奴有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内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

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覊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兹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髙昌焉耆龜兹于闐天

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本朝則為哈密和卓額爾巴拉賽瑪爾堪哈里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别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内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為得矣正

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期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内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棄以外國視之使為敵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葢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身犂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彊為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晩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陜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陜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娑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内屬者謂之熟户餘謂之

生户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納

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陜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荅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

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任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内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内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潘者其地險隘餽餉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絶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葢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

俗頗尚僧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殺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刼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户内附以其

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𤣥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寖彊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

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横放肆而不可捄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絶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

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鮮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

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脉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從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栅為砦過砦從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學甸渡河入芘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

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内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内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者凡七馬七者皆

百夷之地而惟麓川㝡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葢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

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絶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接營州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

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躭羅今躭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

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益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棊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于他國者非有

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莵之境而卒不得志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歳時節序而使幣往来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紵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

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户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曽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于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奸臣謀

為不軌故絶之葢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任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絶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惟玆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

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没海濵以為民害正統以後益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于縁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絶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

其間哉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劾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

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
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内此田有禽也若
夫未嘗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
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
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
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隂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過亦自外而至葢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為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

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葢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過之爾夫以隂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

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葢智瑶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故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詐竝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収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強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

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

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慄慄

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

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且

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

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世百姓無

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

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

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

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大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

萬里民力殫盡海内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𧮂𧮂自謏人其後大禍延子孫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憯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

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四夷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邊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㨿之禍可鑒也矣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遏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前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

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

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邉吾選梟騎隂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隂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

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别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畧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竒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不獨以威也葢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刼我畜産是則帝王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言豈帝王之所務哉

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茍有知識者不為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

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名何名殆所謂忿與驕

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于求勝于人而必先于求勝于已乎求勝于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于已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若乃視之如草木蟲蟻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茍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

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内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勦戮滅絶之豈父母之心哉

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請

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旻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别内外苟無

慶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𧆞之虜校往來之數哉

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

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斉出高柳晏出雲中大

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

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

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

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

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謀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絶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

數攻陷城邑楊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太破吐谷渾朝亦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處於後然後逆賊之獄

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人為奢侈奇刻以揺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強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

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廵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縁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黄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説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令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逺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

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𤣥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

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内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欵精切如此所引决

因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

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

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况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粮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没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蠻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葢在位皆小人也

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禄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

天子之託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
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于
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
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
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
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
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
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

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與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涼瑊發

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
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
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
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
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
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
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
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

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

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刼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

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纔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外夷之計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栁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於德宗曰懐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

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茍寧矣國亦同焉人茍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

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彊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賔則命致討討者不克

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葢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

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非為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収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四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

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
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
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
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鋭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
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
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彼心怨恨遂求報復屠
翦熟户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
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

譙責如此而望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搧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禀朝命而擅出境襲殺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

之徒知所懼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説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内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師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

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汲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師申明

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師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収燕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捄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歷之時

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師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

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

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計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

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寳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

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皷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皷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急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虜無以為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

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
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上
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
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
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
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于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

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狶勇干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于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為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

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
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為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
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
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
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
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祖道在桂州
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内

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歳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鴆虺與居况無敢闖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迹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算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睦冦方臘也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直即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廵北邉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

曰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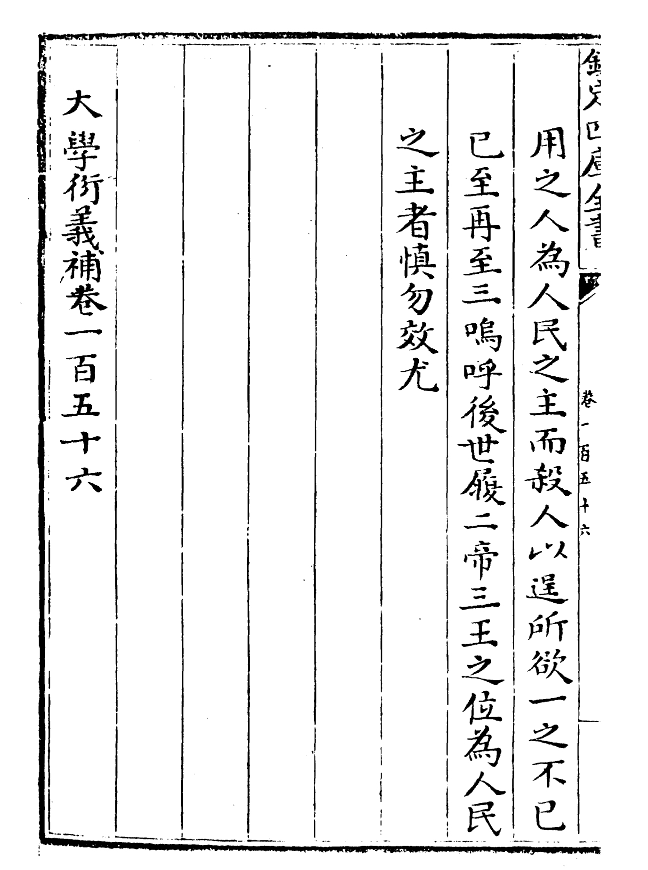
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邉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啟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

僅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若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遠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



用之人為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已至再至三嗚呼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為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

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

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為元會運世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曰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

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髙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彚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矣

朱熹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

以發明之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此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乾乾即天也乾之所以為乾者以其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

天之位必備乾之德然後足以體天而立極焉必能貫天德於始終時乘六陽以行天道斯為乾德之元亨必能全萬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為乾德之利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於

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朱熹謂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身尤切乾有四德以元為衆善之首人君必體元之德以君長乎人然後合乾德而盡君道焉有此衆善於身而嘉其所會利宜於物正而又固焉故其於禮也无所悖於義也無所乖於事也有其幹何者而不出於衆善之元乎是則禮也義也事也皆善也

而元則為善之長焉夫人必備衆善之長然後能

為衆人之長上體夫天德之元中體夫人心之仁

四端萬善皆在乎所體之中萬姓兆民皆在乎所

長之下則乾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程頤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

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隂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

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而人皆見之

臣按乾之六爻皆以龍為象蓋龍之為物稟至陽之精神靈莫測變化无窮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焉然是龍也始而潛繼而見躍又進而為飛則當五位則是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過於此

爻者也是以自古稱頌人君者必曰飛龍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是言聖人有德有位制禮作樂可以有為此其時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言聖人居上臨下得時行道統治萬民此其象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聖人體元長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乾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乾

之德乾之德即聖人之德故又贊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朱熹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由是以觀乾之為德大矣備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當全備而無虧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剛健中正四者尤為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則剛健

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則剛之為德乃陽之本體乾之大用而於君德尤為至要者焉臣願九五飛天之大人本乎剛以為德有剛以為體則其為用也无不健矣以剛為體以健為用事之行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極深研幾而必求至乎精義入神之地則七德備乎已而凡所謂元亨利貞之四德修之而為德行發之而為德業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

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熹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㑹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黙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聖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鬼神之顯微聖人無一而不與之合焉所謂合者豈區區然以效法比並之哉蓋聖人居

天位倫天德心與天通道與天契一念合天何往
不濟況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為天地之精華四時
為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
既合則其他無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運動
天人合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天之意而有所
為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
天之意與時偕行因其時序之常而制為時措之
宜無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則先於天而天不違我

後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後於天而相與之和同也哉然則未至於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謂蔽於有我之私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則非公矣天者公而已聖人無私亦天也此其所以與天合與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則吾心與天心合而不梏於形體之私而與之相通

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勤之謂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

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所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以聖人之政教必體天道之妙用而施之於民亦如天之運行四時死有差忒神而而莫可名言爾後世虛誕之君諛佞之臣故為怪誕虛幻之事託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謂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乃至假河圖洛書以文其姦嗚呼臣之誕將以求富貴雖欺誑其君而不顧也君之誕將以求福壽雖矯誣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誣乎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其四時之遷改也人文天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胡允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

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夫人君之為治期於化成天下必欲舊染之俗皆變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由亦惟用乎人文而已蓋盈天地間皆人也人人皆有彝倫次序尊卑上下親疎遠近等級分明名分整比情意周流燦然文彩有可觀者是謂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為之品節焉為之制度焉為之威儀焉為之采章

焉為之典禮焉為之車服焉為之經籍焉為之聲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則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聖人用賁之道如此豈非為治之要道哉

恒之彖曰恒亨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頤曰恒之道可致亨而無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

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

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長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無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

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臣按為治之道貴乎能恒恒則能久久則可大彼朝令而夕改歲異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備仁恩之洽浹也

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又曰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

臣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簡而已聖人中立兩間以其一心之易簡而合乎天地之易簡行其所無事而

順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國由一國而之天下凡有所修為舉措莫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所謂暗昧傾險勞擾繁雜者無有焉如此則與天地同體而天下之理皆得於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簡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簡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賢人雖得是理而不能盡得天下之理而盡之者其聖人乎惟其盡得是理

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而為三與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頥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朱熹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臣按真德秀謂此章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使凡天地之間有一物之或遺有一處之不到非

富有也有而不富謂之非業固不可謂之大業則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間有一隙之暫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謂之非德固不可謂之盛德則未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當體有心之聖人而法無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業也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